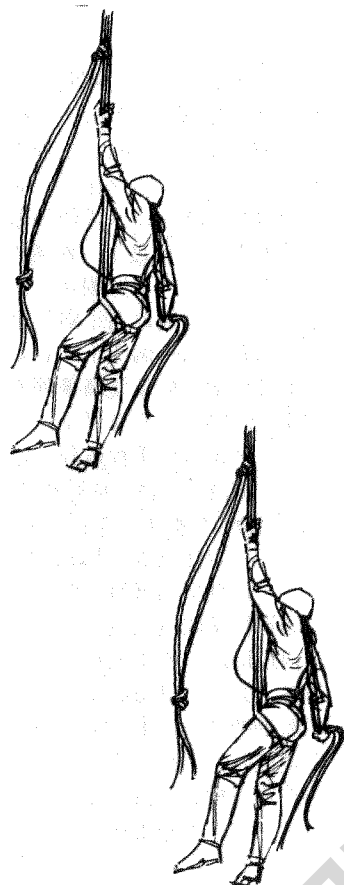




「長伙伴」



試攀「長伙伴」 康威

筆者自述：

我是一名職業的戶外活動導師，工作範圍包括早已為本港青年人所熱中的遠足、露營、獨木舟和攀石。受訓的學員不但要經受上述各項訓練，更且包括嚴格的體能訓練。本人除了須要指導各項訓練活動外，專長要算是攀石了，雖然，受訓的學員只需要基本的攀石訓練，但由於我本身非常熱愛攀石活動，故此不但在課堂上練習，更且每逢假期皆和三兩知己依據攀石指南（A guide to Rock Climbing in Hong Kong）到處尋訪名山大石去滿足自己的征服慾。由於本人只積有四年左右的攀石經驗，故此技術和經驗，甚至器材尚未足夠。故此我僅借此雜誌抒發一下本人如何享受攀石的樂趣及提高攀石在本港眾多運動中的地位而已。以後希望有機會在每期「野外」內寫出以前曾經攀爬過的攀石線，

使更多青年人能消磨一個驚險刺激而有意義的餘暇。

因為攀石器材價錢不菲，更且我不太喜歡借隙釘去破壞大自然本來的面貌，所以我在文中所寫及的多是徒手攀登（Free Climbing）。交通方便容易到達以及一些可以供初學者練習用的石場。

自己講得太多了，不如談談我的「拍檔」吧。我曾經與很多初學者及好手攀爬。不過我們大家認為最合得來的要算是他——一位來自英國的壯年攀石老手，白賴仁·克特先生了。他不但個子比我高而且技術亦比我高。所以不但我的攀石技術受其裨益，就算細心閱讀時亦能從字裏行間獲得一丁點進益。再者，以後每期攀石特輯我都會盡量介紹我自己從攀石書籍中及實地經驗融匯出來適合香港攀石的指示或經驗，或者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我也盡可能介紹外地的名山大川及攀石者的故事。

有人會問我，攀石有什麼好處呢？你得到一些什麼益處呢？我可以肯定的說攀石不但器材要花錢，而且在攝影上也花錢，如果喜愛攀石而不曉攝影的話那就太可惜了，因為很多冒生命危險及千載難逢的鏡頭亦可瞬間變成一張張值得留念的咭紙保存在你的相簿內。但亦可鍛出剛毅不拔的勇氣，其次靈活的頭腦，敏捷的身手，自信心判斷力，耐力以及敏銳的反應亦可說由此而出。不過真正真正的樂趣係自己官能上的刺激。容我套用一句前輩描寫攀石樂趣的片段吧：「當攀石者游身於峭壁懸崖之中，身處凌空萬仞邊沿時，那種感受不是高空的畏懼，而是一種超凡感覺，安祥、滿足，不能形容及想像的，只可親歷攀在石上慢慢領會，攀石除得到非凡享受之外，更可養成一種剛毅堅強不畏困難的精神。」又「攀石是沒有對手，沒有比賽，不是一種競爭，沒有征服者，只是與自己的一場追逐，與自然的一種交往。」簡易來說：「本人的能力與實際情況的抗拒力。」相信諸位讀者看畢上文再加上各位過往的體驗都會贊同我的意見吧！

最後，各位讀者如有什麼對本人有益的指導或研究切實時，敬希隨時來函賜教（來函可由「野外」轉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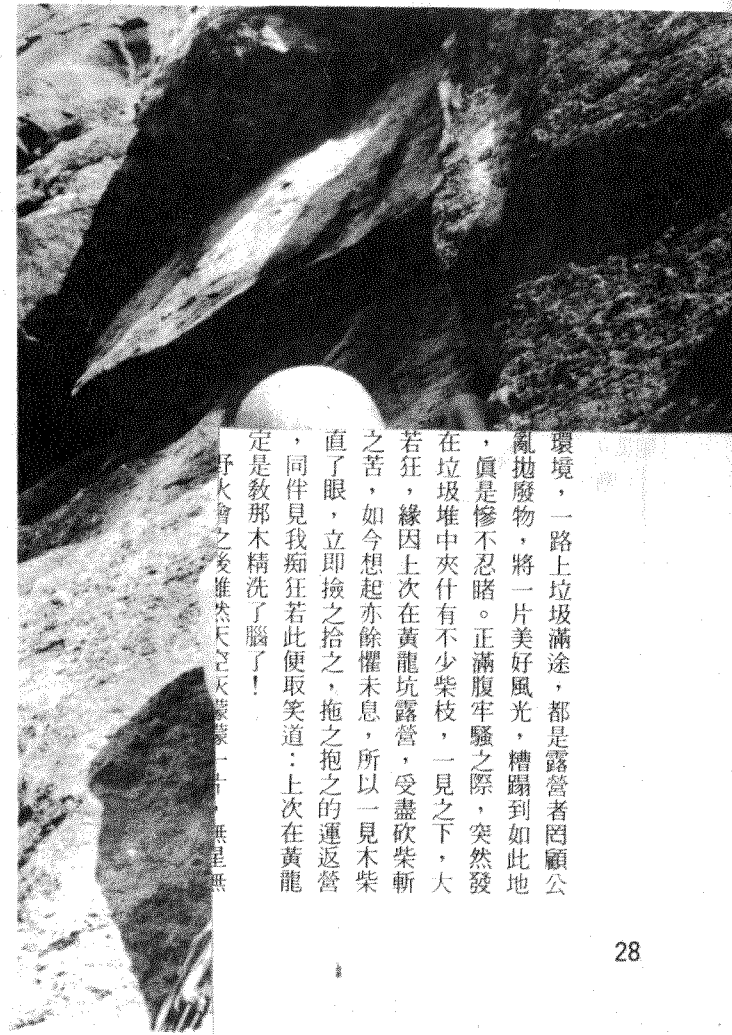
根據香港攀石指南（A Guide To Rock Climbing In Hong Kong By D.C.Reeve）描述：「『長伙伴』（Long Fellow）全綫長515呎，艱險程度屬第六級（Hard Very Severe），即差不多攀石中最難的了，它位於飛鵝嶺主峯之下，此綫創本港兩項紀錄，其一是全港最長的攀石線，其二是全港最難的徒手攀登線，而且第六節無論如何是此綫中最艱險的一段了，但不過此綫雖則長而難，但在每節之後都有逃生路線（Escape Route），不致要勞動攀山搶救隊，而第六節係須要一個活力十足的人攀爬的，因是一垂直，外懸及暴露（expose）的石縫（crack）及烟囱（Chimney），但可以靠栓子（Jammed Nut）保護攀者，更甚者可以使用栓索（sling）幫助。」

籌備數月，策劃了數小時，苦誦書中內容後，我與白賴仁於十一月五日正午冒著熾陽的炙晒，駕車到達「毛宅」後，沿著有水喉管伸展的小徑望飛鵝主峯進發，背著我們兩人的器材（包括一條一百五十呎長的骨繩，十多條款式不一的栓索，二十多個栓子、鋼扣（Karabiner）及少許食物而已，大約半小時後，已在自殺崖附近左轉入一條不大明顯的小徑，便沿著主峯（main crag）的石場前行，過了一列吊手崖後，在未到日落隙（sunset crack）起步處之小坡前的樹叢下，安頓好一切後，手持指南抬頭找尋「長伙伴」的「腳趾」了。原來它的

最難攀登處——第六節

第一節就在我們頭頂十呎左右的一個台階（terrace）上，檢查妥當後，各人袋著預先寫好的路線圖，便三步并作兩步地爬到台階上，此處有一株大樹是個良好的定索點（anchor point）纏固好自己後，便由白賴仁領先，根據指南謂此節難度達五級（severe），屬艱難程度，須要攀越一石角（corner），白賴仁可能不慣東南亞猛烈的陽光，在此石角前嘗試了多次的失敗，終於放棄了。而我便乘虛而入，預早計劃好路線，起步時使用跨步法（bridging），即分別以兩足蹬著兩旁垂直突出的外角，但因此處有許多外懸（overhang），身體被迫仰後，而很容易失去平衡向後跌，於是在兩手幾乎無法找著任何板手（handhold）的環境下，只有儘量將身軀貼著石壁以保不失，雙腳便慢慢地向上移動，終能伸直兩手抱到一塊外懸的石頁（flake），當時真慶幸父母給我一雙夠長的手臂。只試試是否穩固後，馬上如獲至寶般雙手緊抱它，來一式「引體向上」，根本無法記得什麼是「三點著地前進」便踴身向上，找個立足點（foothold）便如死蛇般癱瘓在那裏，跟著便在一塊暴露的百呎高牆（wall）上的橫隙上放了一個四號波浪形栓子（no.4 clog cogs）。以手力抓著隙縫內的冬菇（rugosities）（

下接第33頁



環境，一路上垃圾滿途，都是露營者囤積公廁廢物，將一片美好風光，糟蹋到如此地步，真是慘不忍睹。正滿腹牢騷之際，突然發覺在垃圾堆中夾什有不少柴枝，一見之下，大若狂，緣因上次在黃龍坑露營，受盡砍柴斬之苦，如今想起亦餘懼未息，所以一見木柴直了眼，立即撿之拾之，拖之抱之的運返營，同伴見我痴狂若此便取笑道：上次在黃龍坑是教那木精洗了腦了！

上接第30頁

即岩石上突出少許狀如冬菇般的石粒)，向左以指力橫攀 (finger traverse) 約十呎左右，一列垂直約六七十呎的“V”形槽便呈現眼前了，可幸有一株小樹，於是套上栓索作為保險點 (runner)；本來此樹乃第一節完結的標誌。但因為此節太富挑戰性及實在太驚險刺激了，我則太自私欲一享個中樂趣，隨著便向那“V”形槽上攀，由於此節鬆泥多，難以使用擠手及擠靴 (jammed hand or boot) 更加不能使用扭動法 (wriggling)，所以不得不使用樹根向上蠕動，直至見到一株勁拔而蒼綠的樹木，便如獲救星般，迅速地在一塊裂開的石頁前橫攀而過。

將自己纏固在樹莖上拭去額上的汗，赫然發覺穿在腳上的P.A.攀石靴帆布上又穿了兩個大破洞，顧不得心痛了。唯有收緊繩，不久便見到白賴仁那套滿栓索的頸項，從石塊中鑽了出來。書中的兩節綫已由我一口氣完成，百多呎共放置了五個保險點。書中的第三節，三十五呎的板坡 (slab) 便由白賴仁向左爬過 (scramble)。第四節長一百一十呎，難度四級，原來座落於日落隙上，只消小心謹慎一點便可以完成這一段難以於置栓子作保護點的石壁。瞬間便見一株光禿禿的小樹在兩條分別似“V

”形的石縫上出現，在此希望讀者即使攀爬日落隙時也儘量避免以此小樹作定索點或防護 (belay)，可以使用兩個七號波浪栓子互頂 (stacking) 著作防護，因為大多人使用之故，小樹已有搖搖欲墜之勢。繼續以手足反蹬 (lay back) 方法上攀至台階上，直至見到一株連生的粗樹莖防護妥當後，便讓白賴仁開始第六節。當日，由於我倆是由正午開始的，所以到了第六節時已是二時多了，因為驕陽似火，石面燙手難耐，心知無法完成便唯有取道逃生路綫向右辭別飛鵝嶺了。

但我們要征服「長伙伴」的決心，始終未減。於十二月五日清晨九時，我們捲土重來，再探「長伙伴」，當我們在其石脚前仰望著它，更加强征服它的決心。

這次白賴仁已精神飽滿，於是第一、二節改由他領攀而其餘數節便由我去完成，直至第六節即全綫最難的一節，便讓白賴仁嘗試領攀了。而我則將自己防護在一株人樹旁，坐在百呎的峭壁上的一塊大石旁，面對那條令人不寒而慄，水紋深露，潮濕暴露，外懸，險峻而又缺乏扳手及踏足的石縫，留心觀察他的一舉一動，及儘可能給他留下寶貴的回憶。他起步時以左手踏著一塊突出平滑大石上的一塊小站級 (stance) 上，而右足則反蹬著另一塊大石，

圖中之「1」線即本文所述之「長伙伴」

(本圖轉載自A GUIDE TO ROCK CLIMBING IN HONG KONG)

